

參加文字營心得

蘇雅瑜

終於要參加這個「傳說中」的文字營了。

早就「風聞」這文字營開啟、造就了多位文字人在華人福音禾場上的服事，締造了培育文字事奉者的佳績；還「聽說」蘇文安老師那認真風趣的教學，讓許多參加過的學員們印象深刻，收穫良多。令我不禁心嚮往之。

經過禱告、等待，對文字的熱誠與渴慕持續加溫，終於，神在今年開了門，讓我「親眼」一探究竟。特別感謝外子全力的支持與成全的愛，以及越洋電話那頭，母親傳來肯定與祝福的話語，於是我戴上屬靈遮蓋的頭巾，換上蒙恩寵的彩衣，如願踏上這趟生命與文字之旅。

文字營前症候群

沒想到，患得患失的症狀竟從正式報了名後開始發作。

自己和文字事工的關係，像熱戀中的情侶。參加文字營，就像赴婚前輔導課程一樣。

帶著熱情與「以結婚為前提」的崇高志向接受輔導，卻擔憂起在經由專業輔導員的解說、剖析、測驗後，那些藏在自己裡面的缺點、弱點、盲點會一點一點漏了餡，生怕原先打算廝守終身的對方，會否在震驚中棄我而去？

或者，在得知婚後生活調適與經營家庭的不易後，我，會知難而退嗎？

或者，即使發現彼此不如想像中契合，還會定意以神為牧者，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彼此承諾，委身一輩子？

又或者，得承擔輔導後最大的風險：認清彼此並非神所匹配！強行結合乃屬血氣之舉。是該快刀斬亂麻，及時抽身（但若真是如此，也該算是萬幸）。

我不禁不斷地為自己與文字事工的情緣來回思索，為不同的結局瘋狂地猜想著…

屬靈饗宴

直到進了景緻靈秀，空氣清爽得讓人忍不住要多深吸幾口的校園營地，見著了友善的室友，以及領受了創文同工們熱情的問安款待，原先忐忑不安的心緒才漸漸放鬆

下來。這才想到，哦！對啊，我是來和一群主內弟兄姊妹共享屬靈饗宴的，而不是來參加學術戰鬥營的。

說這是場生命饗宴，真是一點都不為過。在這營會中，我得著的，是更深刻認識神，及一生受用的生命課題，多過於單單在寫作技巧上的實習。事實上，這才是我現今最需要學習，最需鍛鍊的生命內功。

第一堂上課，蘇老師就提及那珍貴的馬索拉譯本，雖曾被認為是有瑕疵，不完美的聖經手抄本，至終卻被保留下來，成了後代極重要的文獻。我這常懊惱不滿的完美主義者才領悟到，神並非等到人、事、物達到盡善盡美後，才開始使用。

神萬能的手，能遮住器皿的裂痕與缺陷，只要交在祂手裡，祂就能顯奇妙。

感受到自己的眼睛漸漸被開啟，希望的光線緩緩照了進來。

加上德儀姊妹在早晨靈修時，帶我們查的那段寡婦求助於以利沙的「倒油」故事，我得著了更多的「亮光」，有更多的「看見」。

原來，「缺乏」、「缺陷」，在神來看，不是問題，但自我設限，容讓自己沉陷在自憐的悲情裡，才真會阻礙神在我們身上的偉大工作。

所以儘管目前我的國學、語文程度如此貧乏，也深感投入文字事工是何等自不量力，但神的豐富，足夠讓我支取，只要我不將祂能在我身上作的，逕自劃上句號，祂就能行奇妙的事。

也如同以利沙要寡婦盡可能的找器皿來，越多越好、一一裝滿，神也要我在文字上盡力尋求，竭力接受裝備。「大大張口，祂就大大充滿」。

我們的神，不怕我們向他要，祂不怕給，更不怕我們作夢。

況且，祂從不要求我們過於我們所有、所是的。祂說：「人若有願作的心，必蒙悅納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並不是照他所無的。」（林後八：12）祂要我單單先從自己能踏出的這一小步開始。祂願意我用登高望遠的眼光，而以萬丈高樓平地起的務實腳步，一步步跨出，再跨出。

這幾天下來，課堂上蘇老師豐富又精闢的教學，其內容深扎我心，我來回深思反省，真是一分鐘都捨不得錯過。隨著老師又說、又教、又演（影片欣賞），我一會兒哭、一會兒笑，真是哭到不行、笑到肚疼。也藉此發現，自己內心還是有塊柔軟之地，能被牽動、能夠反應、能夠吸收。

好現象！

文字事工的長、寬、高

在營會的開會典禮中，陳惠琬老師分享以賽亞書中希西家王的禱詞。這自所羅門王後，唯一留下文字紀錄的猶大王，他的文字，或祈求、或讚美、或稱謝，穿越時空，不但引起後代的我們心靈的共鳴，也為我們傳遞重要的信息，即是為後人在歷史，生命中辨認神的手跡。

藉著書寫，來「閱讀」神。這是對神，對文字事工何等深切的認知！

原來，文字紀錄，是種對神，對自己生命負責任的態度；原來，文字寫作的一大目的地，乃是為要「傳承」。

文字人，你真是身負重任啊！

曾經，我將文字事工與刊登在各大福音報章雜誌上的絕佳文章畫上等號，以為這些服事，只專屬於那些真正寫得好的人的。正如惠琬老師曾有過的想法：「這世界上的文學，只有寫得好的人值得寫，寫不好的，還不如把寫二流文章的時間，用來讀第一流的作品。」

對於華人福音文字最初的認識，也像從事多年文字事奉的馬睿欣姊妹在與祿，同行文字路一文中提過曾有的想法：「每次逛書店，架子上琳瑯滿目的書，覺得華人似乎不缺文字……若寫作，單單為了在那些書架上去佔個角落，我是不想湊這個熱鬧。」

直到老師在課堂中說明華人福音文字的需要及涉及的層面時，我才明白文字事奉是如此寬廣，需要是如此大。若說，寫張鼓勵安慰的卡片，回應一篇作者的文章，向人介紹一本好書，甚至，為這些文字人付上的一個代禱都算是種文字事奉，那麼，我真不該再繼續懷疑自己能否立足在這塊禾場上，或顧慮自己有限的能力起不了真作用。事實上，只要用心，只需願意，總有個縫隙是我可以填補進去的。

在這次營會中，另一震撼我的，莫過於見到蘇老師那樂於見學徒們青出於藍，更勝於藍的為師者胸襟，以及惠琬老師那「今日學生，明日同工」的熱烈期盼。

這豈不是唯有那擁有神國度眼光的人，才會有的偉大氣度？

「那麼，主啊！我也要。」我放膽向神求。

另外，課堂中蘇老師時而提及充滿智慧的師母及孩子們，如何在他走這條文字路上一路的陪伴與鼓勵，成為他的祝福。讓我學習到，文字人是不須獨唱的。

當我們在神面前唱那「我的詩歌」（賽三十八：20）時，多了家人的和音，會是多動聽的音律，多美的團隊服事啊！

因著這些領悟，我對文字事工的視野被拓寬了，對這「傳承」事工的時間概念被拉長了，也墊著它神國觀的高度，覺得與神的心更靠近了。

營會後…

營會後，對文字的熱情仍在，只是少了份主觀盲目的衝動，卻對這服事多了份客觀的感動與冷靜（這個與文字事工的婚前輔導結果，算是「過關」！）。

是的，我聽到了，聽到文字事工的呼喚了。

如今，就像那五餅二魚的孩子，羞怯怯地伸出顫抖的手，說：「主，我這裡有！」相信神也要用。

也像那只剩一把麵、一點油，卻願意全然服事以利亞的寡婦，神也要因她的給，加倍祝福於她。

「因為有的，還要給他，沒有的，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。」神不斷如此提醒我。

記得馬睿欣姊妹曾說：「寫作要先是一種自由，之後，才會成為一種責任，一種託付。」

是啊！神豈曾在這呼召上強迫我？祂豈不是像雅歌書中的良人，等候他所愛的，「自己情願」？

又豈不像個極具耐性又有遠見的教練，不疾不徐地培育著自己的球員，從基礎功教起。我何須為我將來能否成為合祂心意的大器，替祂擔憂、著急？祂心裡有數的。

在此，我也要為所有付上禁食、禱告的代價，及聯繫處理大小事宜的營會籌備同工們，致上最深的感謝與感恩。謝謝您們成為我們這些新學員幕後靈裡的守望者，為文字事奉作了最佳的榜樣。

就要展翅

仰望天空，望著微笑以對的神，就要學著展開翅膀了。儘管自覺那初初展翅的姿態如此彆扭好笑，但我想祂不介意。帶點兒興奮，更多的緊張（還好蘇老師有保證，我不會像他家那隻被孩子訓練來飛，最後卻壯烈成仁的可憐母雞…），但有神看著、領著，我大聲告訴自己：「不怕！」

親愛的天父，孩子就要學飛了，願祢自己成為我內在飛翔的力量，推我向那無限的天際。我願伸展出祢賜與的翅膀，在祢命定的空中翱翔，至於要怎麼飛，往哪兒飛，能飛多遠、多高，求祢聖靈的風引路教導，我必快快跟隨。是的，孩子在這裡，願祢用我。